

JIAO YI

交易

白热化的竞争，高智商的对决，一个鬼斧神工的双向套利复仇计划在交易中实施，把爱恨情仇、人性中的善与恶揭示得淋漓尽致。



何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易/何之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2

ISBN 7-5366-7429-5

I.交... II.何...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1960 号

交 易

何 之 著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32 千 插页 2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66-7429-5/I·1401

定价:25.00 元

序

各位，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我之所以把要说的这些事情称为“一个故事”，仅仅是因为它们听起来的确像“一个故事”一样富于戏剧性。事实上，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如果你们屈尊到我这里来走一走，我会把“故事”中涉及到的部分人物——指给你们看：“这边这位头发快掉光了的胖子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什么人，那边那位长得跟圆规似的瘦子就是做下了我所说的那件什么事情的什么人……”等等。我反对把你们手上正在阅读的这本书称之为“小说”。原因是——正如《一个新时代异教徒的忏悔》一书的作者苏珊所说：“生活比小说更奇怪——任何事都不会因为太精彩或太可怕而不是真实的。”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概括了我本人对后面所要讲到的那些事情的切身感受——那些事情给了我相当深刻的感受。

我不是一个专门讲故事的人（比如那些作家或者说书

的),本来,基于自己经历中感受到的触动与震撼,我一直在给身边的人讲这些事情,在酒桌上讲,在茶吧里讲,甚至在公司的会议室里也讲。讲得次数多了,有人在开始听第三遍的时候就说:“你其实可以把这些事情写出来的。”这让我有点儿尴尬,同一个故事给同一个人讲两遍或者可以原谅,讲第三遍就真是太多了,弄得我好像祥林嫂似的,逢人就说:“我早知道狼在冬天里没了吃的才会到村里来……”人家祥林嫂是因为受了刺激,我呢?实话说,我将要谈到的几个场景当初也确实给了我不少的刺激,只是我的抵抗力好一点,症状要轻微一点。于是,我不再讲了——就算来问我我也不讲,当然,派出所的民警例外。由于亲眼目睹了一些情节,我已经有幸见过他们并且交谈过了。谈完以后,他们像电影上的侦探那样递张名片给我,嘱咐我说:“你回去后再想想,要想起什么,请给我们打电话。”然后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盯着我看,那眼神的意思好像在说:“我就知道你还有没交代出来的东西。”我知道他们那一行,福尔摩斯一类的人一般都这么酷。

我后来一想,真不如写出来,也算是对那段往事有个交代。不是对警察有个交代,而是对我的几个朋友有所交代。我觉得应该告诉别人,他们曾经以那样的方式生活过、努力过和奋斗过。

说实在的,在开始动笔之前,我多少还是有点儿心虚。刚才说了,我毕竟不是专门讲故事的人。也许那些专门讲故事的人总是给人们讲一些玄乎的故事,以至于人们不喜欢听一听发生在现实生活里的事情。我就决定先去书店里,看看如今这年月,人们对什么故事感兴趣,或者说,那些专门讲故事的人都在给人们讲一些什么故事。

我到了本地一家最大的书店，这家书店在国内也算得上有规模。我到书店的“文学区”去浏览那些摆放在书架上的新书，结果失望极了，心想：“唉，这些呆子，他们都写些什么呀？你看看他们都写些什么呀？！”真的，你最近去过书店吗？我此前有好多年没有去过了。为了看得仔细一点，我在书店里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离开书店的时候，只感觉脑子里塞满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人说书是毒药，其实真要是毒药那倒还好了，我好想好想被毒害一把。问题是那些书不是毒药——尤其还什么都不是。走出书店，重新沐浴在清新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中，我用力摇了摇头，希望像翻开衣服口袋那样倒掉里面的那些词句——我还只是翻阅了一些严肃作家的作品（根本没工夫去理会那些直接把书名弄得像春官小说的东西），那些作家平时挺严肃的，而结果呢？唉，不好说的。你非要问我看到些什么不可？不错，有一些益智类读物，当然啦，这年月有太多的人需要开发智力，还有呢？让我看看，脑子里还有什么没有倒掉的——已经倒掉的显然没必要说了，剩下的，大概就只有这么几段了：有一本我拿起来随手一翻，只见里面写道：“金大牙坏了人家的媳妇，一整夜呀，那婆娘好不快活……”；又拿起另一本来，里面刚好在喊：“要弄你就快点嘛，一会孩子他爹要回来了……！”我靠！我想想，干脆去读诗吧，拿起一本诗集，偏偏又看见：“我终于脱掉了最后一件衣裳，裸露出鲜为人知的胸膛……”——还好，幸亏我没有去隔壁的“社会科学区”。看到这里，你说了，不会吧？是你自己的问题吧？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你自己只看到这些东西！也对，不过坦白地讲，我倒宁愿只看到这些东西。真要说起来，这些东西本身没什么不好。这年月嘛，唱革命歌曲的人都改走了性感路线，作

家又有多大的不是呢？问题是与其花一整天才看到那几样实质性的内容，还不如直接去看黄色小说好了，那来得多干脆利落：“喂，那个谁，咱们开始吧。”我有点担心，如今互联网如此发达，很难想像那些暧昧晦涩的东西还有多少人愿意掏钱去买——互联网发达关他何事？黄色网站容易找到呀，又免费浏览的，还图文并茂。当然，我这不是鼓励去访问那样的网站，相反，我认为那东西害人匪浅。我在后面即将讲到的一个人，一个名叫费涛的年轻人，有一次像一个受伤的怨妇那样说道：“我的第一次给了它，所以我一辈子都恨它……也爱它。”我支持政府加强互联网的管制，关闭那些乱七八糟的网站——那样做至少有助于提高那些书籍的销量。

闲话不絮。总之，从书店里出来之后，我就坚定了信心，决定自己动手了：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那是一些什么事情呢？来假设一下，也许你还记得一年前国内的一条比较有影响的财经新闻，更直接地说，也许你当时留意过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国内期货市场，知道一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在业内颇为轰动的大事，一次即使对期货交易者而言仍然称得上惊心动魄的价格剧烈波动的行情——你要还记得的话，就会猜到我将要讲的事情与那次行情有关（不过，预先声明一下，我不准备讲一些太专业、太技术性的东西）。当然，对那条新闻你也可能没有听说过或者听说了又毫无印象，那么，也许你炒过股票？可能知道一家上市公司因为在这次行情中违规参与了有关交易而至今仍然官司缠身、诉讼不断。好嘛，你也可能从来炒股票、不知道这些事情，你总要看报纸、听新闻吧？这一年多时间以来，你在报纸上，或者在办公室里、在饭局当中，总会听说过某省有一个头面人物浮沉荣辱的一些消息吧？一家

在国内有一些知名度的企业(我敢打赌你一定看过它在电视上的广告,在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更是声名显赫),在那次行情之后,几乎是顷刻之间轰然倒塌;紧接着,该省主要领导因为某些原因而被免去了他担任多年的职务,而那家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该主要领导的儿子,由于在接下来的一次冲突当中将人刺死而被捕入狱,两个星期之前刚刚被执行枪决——这一系列事件先后在本市乃至全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街谈巷议,传闻沸沸扬扬,其中甚至有不少危言耸听的成分。

我目睹了这一系列事件中的部分情节,由我来讲述上述“故事”应该还是比较适宜——顺便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福瑞期货经纪有限公司驻本市营业部的总经理。为什么我来讲比较合适呢?首先是我所在的公司一度成为有关人员参与“演出”的舞台,我本人也在无意中扮演过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更主要的是,几个主要的参与者都是我的朋友——有的是多年的老朋友,有的是当时认识不久的新朋友,有的则是现在正变得亲密起来的好朋友。在我计划把整个事件写出来的时候,我专门跟他们进行过多次交谈。

此时此刻,已是凌晨1点多钟了。我打开电脑,开始写下以上的这一段文字。就在一小时之前,我刚刚结束了与“故事”中的一个当事人的谈话——为了搞清楚事情的一些细节,我已经跟她谈过多次了。尽管直到刚才,我还是看得出来,她的精神状况仍然没有从那场导致她的家庭破裂、亲人离散的冲突所给予她的沉重打击中摆脱出来,但是,在经历了半年多时间的痛苦煎熬之后,她本人似乎也开始想要以一种平静的、理性的态度来弄明白所发生的一切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缘由。除了讲述整个事件中自己所了解的部分之外,她开始跟我



探讨其中的一些让她迷惑不解的问题，进而愿意谈及自己在情感经历、人生态度等方面的话题。我必须承认，同这样一位女士进行交谈，是一件愉快的、甚至是令人向往的事情——尤其是当她愿意跟你谈情感问题、人生问题的时候。

与此同时，我专门走访了其他一些当事人。他们给了我许多详细的描述。我还阅读了不少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有关报纸的报道、当事人制作的一些网页、通过经纪公司查阅到的交易记录、一本记载了当事人心路历程的日记（令人悲伤的是，日记的主人已经不在人世了）等等——一句话，我算得上基本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现在，我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按照一个可以理解的顺序，把整个事件写出来。惟一麻烦的，是需要对一些缺失的细节做一些补充、做一些合乎逻辑的推测。我发现那些专门讲故事的人有一点没有处理好，就是他们把任何事情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好像他们任何时候都在现场亲眼目睹一样。我预先声明，下面讲的有些环节我并不在现场（否则到时候你们一定会说：不可能吧，好像你亲眼看见一样）。对这部分内容就需要推测了，但一定合乎逻辑。合乎逻辑的推测与随意的编排是不同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见一男一女手牵着手走进一个房间，房间关闭了，你所能目睹的情节也就到此为止；半小时过去了，他们再次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一副心潮起伏、热血沸腾的样子——在那房间里发生了什么？这就是缺失的细节，这就需要推测：譬如，你可以推测说他们曾经在友好的气氛中吵了一架？要不打了一架？——这样的推测在逻辑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你偏要说他们在一起畅谈了一番革命理想，虽说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毕竟显得不那么真实了。

第一章

1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大约都知道位于本市金融区的那座天源大厦,那是一幢高层写字楼。即使是在高楼林立的街区,那栋大厦仍然以其别致的外观而引人瞩目。在天源大厦的一楼,是一家商业银行的营业大厅。大厅门外的两侧,是一对威武的石狮子。石狮子前面,是一块铺满大理石地砖的空地,空地边上竖立着三根旗杆。每到星期一的早晨,商业银行的员工都在那里举行升旗仪式。训练有素的仪仗队,整齐排列的银行职员们——尤其是前排的那些因穿着统一制服而看起来更具魅力的年轻女职员们,已经成为那条街上在那一时刻的一道风景,也给金融区通常的沉闷氛围,增加了一丝生动的气息。我所在的期货公司营业部,就在天源大厦的24层。我们现在

交易

仍然还在那里。在那个街区,汇集了六家银行、三家保险公司、两家证券公司和四家期货公司,还有两个典当行,基本上涵盖了金融领域现有的几个主要行业,因此,把那个街区称为金融区可谓当之无愧。

在这几个行业当中,银行、保险、证券乃至典当行,都为大家所熟悉,相对而言,期货公司似乎要生疏一点。事实上,新中国的期货交易所与证券交易所是在同一年诞生并发展起来的。曾几何时,期货交易的火爆程度大大超出了股票交易。譬如 1995 年,当时的国债期货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不少人踊跃参与,也经常听到谈论,就像现在经常听到股民谈论某只股票一样的稀松平常。后来,由于盲目发展、无序扩张,期货行业出现了一些风险事件(就像股市上闹出了诸如中科创业、蓝田股份、银广夏等等恶性事件那样),面临国家的治理整顿,行业一度陷入低潮。加上那几年股市出现了几次大的行情,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股市,对期货市场关心和了解的程度就低一些,自然就生疏一点。到了 2001 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市场经济最高形式的期货市场,其在经济生活中独特的功能和地位重新得到了重视和肯定,期货行业再次繁荣起来。

以上情况是我将要讲述的那些事情所发生的一个背景。如果你对期货这个领域的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将有助于你理解整个事件中的那些精彩而充满智慧的环节。如果你不了解期货,只要见过股票交易的情况,你仍然可以领悟到那些环节妙趣横生之处。当然,你可能不熟悉、没参与过甚至也没见过所有这些投机的营生,我猜测你将更多地对整个事件中的那些有关人性善恶、爱恨情仇等等情节所吸引——在有

关的各种议论当中，这一部分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内容。这一部分本来就是我要讲的主要线索，期货市场还仅仅是事情发生的背景和场所。

言归正传。

我们营业部占据了天源大厦的整个第 24 层。我对营业部整个办公场所的装饰设计颇为满意，基本的布局和格调是我的创意，因此，你有时间——当然是有了兴趣——请一定亲自来看一看。

你来的时候，当然需要首先坐电梯。从电梯里出来，在迎面的墙壁上，是用不锈钢制作的四个字：“福瑞期货”。从右面的大玻璃门进去，左边是一大块休息区，一些别致的茶几和藤椅散放在那里，是专供投资者们休息、聊天的地方。往前走，是一弯低矮的水池，水池中间有一些小巧的假山，水里有一些鲜活的金鱼。水池背后是一面玻璃的屏风，跨过水池上一左一右的两个小拱桥，就进到了交易区。我当初选取这种“小桥流水”式的设计，部分参考了风水先生的意见，里面有一番阴阳八卦、相生相克的道理。大凡从事投机交易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迷信，讲究一点风水。那风水先生据说颇有道行，不过，也有大跌眼镜的时候，由他亲自指认朝向最好、风水最佳的一间大户室，由于发生了我即将讲到的那些事情，而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没有一个其他客户愿意搬进去使用。

走进交易区，首先看到的是中间大厅里的散户厅，用半人高的塑胶板分割成六个区域，每个区域中有十多台电脑。期货交易由于专业性比较强，一般都是人手一台电脑，供投资者看盘、下单。



在散户厅的四周,隔着过道,是靠窗边的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房间,供中、大户专用。在那些房间的门上,分别贴有“某某工作室”的牌子。刚才说到的那个房间的编号是 C08,门上留有强力胶凝结后的清晰痕迹,表明上面也曾经有过一个牌子,只是后来被摘掉了。

平心而论,当初那位风水先生的眼光是没有错的。走进 C08,你会感觉十分宽敞明亮。迎面是落地大玻璃窗,站在窗前,你可以俯瞰那些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和来来往往的人群,往前面远眺,透过鳞次栉比的楼宇之间的一处空隙,你甚至能够看见长江在很远的地方静静地流淌着。想像一下吧,每当清晨或黄昏或雨雾蒙蒙的时节,在你面前呈现的将是一幅幅怎样激动人心的画面。

——在出事之前,房间一直是我的一位老同学在使用。他是公司的客户,本地期货界都知道他的名字,顾怀远。我们是中学同班同学,后来念同一所大学。平时,熟悉一点的人都直呼其“老顾”,其实他的年龄还不到 40 岁。后来,他收了一个徒弟,是那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小伙子名叫唐泰,是外地人,大学毕业后跟随女朋友米雪一起来到这座城市。他的女朋友是本地人,以前在一所中学当老师。

环顾房间内的陈设,除了沙发、茶几、大班台办公桌椅以及桌上两台电脑液晶显示屏等等设施和几样寻常的简单装饰物之外,你可能会留意到墙上的一幅字和书架上的一把吉他。那幅字是本市一位书法家题赠顾怀远的“宁静致远”四个大字。那吉他看上去已有点年头,是唐泰留下来的。唐泰曾经说过那是他父亲用过的,他考上大学、离开远在江南小镇的家时,只带走了它,并且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顾怀远和唐泰离开之后，公司曾有人建议把这两样物品拿走，我说：“就把它们作为公司给那个房间提供的装饰品吧，也算是为两个朋友留下一点纪念。”

那个房间后来不讨人喜欢的原因，正是因为发生在他们两人身上的事情。他们在那房间里策划、完成了那件在行业内极为轰动的战役之后，顾怀远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而唐泰则在后来的一场激烈冲突中当场死去。

他们两人所策划和操作的那次战役，其交易结果一般被坊间说成是“巨额的亏损”。事实上我最清楚，那次战役从他们两人的角度来看，堪称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杰作，他们自己则是无可争辩的大赢家。

赢也好，亏也罢，“年轻人死于非命”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凭这一点，就足以令那些不愿意沾染一点点晦气的投资者对那房间心存芥蒂，宁愿避而远之。

在那房间大约空闲了三个月之后的一天下午，交易刚刚结束，公司的广播里开始播放轻柔的音乐。从公司的门外，走进来一位年轻的女士，她缓步走到前台，接待小姐连忙躬身问好，就只听她轻声问道：“请问在哪里开户？”

一些那时在休息区抽烟的人看见了这一幕，他们后来回忆说从那位女士走进大门的那一瞬间开始，他们的目光就被活生生地粘连上去了——试了几次都没有能够收回来。他们解释说那并非是因为那位女士有多么惊人的美貌，而是在她的举止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别的一些东西”。

那天我刚好不在公司，不过能够理解当时到休息区去抽烟的人要表达的意思。尽管我反对那些无聊的文人在谈到女人的时候把“气质”、“风度”或者“韵味”之类的形而上学的东

市场部人员在惊讶中看到那位女士把一张写有 100 万金额的支票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连忙请她稍坐片刻,然后起身出去把市场部经理何一民找来,何一民给我打电话请示,他那时并不知道那位女士的名字,只告诉我说有人来开户并且要求用 C08 房间,不过我还是猜到了她是谁。我当即同意。何一民生怕她改变主意,马上就带她去房间里参观一下,一路上向她解释那房间是“专门留给重要客户”、有如此这般的好处等等,他哪里知道,那位女士并不在乎沾染上别人担心的所谓“晦气”。原因是唐泰在临死之际,就躺在她的身边!

2

我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费莉娜一直生活在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中。尽管最初她并没有弄明白一些重要的环节。

但有一点她始终是清楚的,那就是:如果两年前她没有为自己的生日举办那次聚会,或者,她举办了那次聚会而没有邀请她的同学米雪,又或者,她邀请了米雪而没有让她见到自己的哥哥,那么,后来的那一切都将不会发生。

尽管我想方设法劝导她以便减轻她的内疚感——让一个20几岁的女孩独自去为整个事件承受哪怕只是良心上的不安,是不公平的,但是,那次聚会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起到了某种诱因的作用。几个原本互不相干的人,由于一个偶然的缘故相遇了,并且由此而改变了各自的生活乃至命运,这样的事情虽然并不少见,但真要遇上了,仍然难免感慨万千。不由想起一句诗来:“在人生的每一个细节,都晃动着命运不可琢磨的影子。”

费莉娜跟我描述了一年前的那次生日聚会的经过。实际上,那次生日聚会是费莉娜的家人为她操办的,还不是费莉娜自己的主意。

那年,费莉娜从外地一所大学毕业,在本市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社当了一名记者。该报是本市机关报下属的一份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报纸,效益相当不错。她平时住在报社分给她的房子里。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即使是她这样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也能明白,在当今大学生满街都是、而且满街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得到像她这样优厚的待遇(原因仅仅是她的家庭有着“特殊的背景”)。费莉娜不大喜欢住在父母的家里。尽管费莉娜可以列举出很多的理由来证明她的父母是爱她的,但她仍然感觉到自己跟那个藏在深宅大院里的家庭之间隐隐约约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隔膜。费莉娜记得,在生日前三天,最早向她提起并问她想以什么

帝花园”的休闲山庄里举行。

费莉娜就只有这么一个叔叔。在费莉娜的记忆当中,父亲似乎从来都很忙,而小时候倒是叔叔带自己玩耍的时间更多一些。因此,在好多年里,费莉娜相对还更喜欢她叔叔一点。

费莉娜的叔叔费文忠正是“华康集团公司”的老板,我在认识费莉娜之前就知道他,本市商界的大人物,谁不知道?通过我的几个跟他接近的朋友,我还知道一些连费莉娜也不知道的事情。

事实上,费莉娜后来自己也说,自从叔叔在监狱里蹲了两年大牢出来,她感觉他变化越来越大,自己也越来越不了解他了。但有一点费莉娜应该能体会到,费文忠自己没有孩子,他始终很喜欢他的这位漂亮的小侄女。

费莉娜是兄妹两个,她哥哥叫费涛,比她大7岁多。两兄妹年龄上的这个差距,在过去子女很多的年代是比较常见的,而对他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这个差距就偏大了。这当中有一个原因,费莉娜的爷爷在文革以前在省里就是厅局级的老干部,这个级别在地方上已经比较厉害了,后来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一度处境相当艰难。在那种情况下,费莉娜的父母、叔叔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在费涛出生以后,他父母一直不愿意再要第二个孩子,直到费涛的爷爷“解放”了,才有了费莉娜。小丫头出生以后,自然是一家人都当成宝贝,在兄妹两个当中,费涛与叔叔费文忠年龄差距不是很大,男孩子又调皮一点,费文忠自然更喜欢小侄女费莉娜。

费莉娜至今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跟叔叔去游乐场、去郊外爬山的那些情景。那时,叔叔还不是现在的“费董事长”,还在一家国营棉纺企业里当技术员。企业效益不好,没多少事情可